

夏日听蝉

□ 李秋保

过了初夏,蝉儿们开始活跃起来。一时间,山乡碧野间到处充斥着蝉的鸣叫声。蝉声阵阵,如歌如诉。唱响了寂寞的山村,唱响了绿色的乡野,也唱响了山里孩子们心中的梦。

每年夏天,当蝉声响起的时候,山里的孩子们便迎来了他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。夏日的午后,是蝉欢歌起舞的时候。孩子们便会千方百计地逃过大人們的监管,或从他们午睡的鼾声中悄悄爬起,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溜出家门,追着那一声声诱人的蝉鸣,与小伙伴们结伴前行,一起去逮“喔嚶喳”!

“喔嚶、喔嚶,喳——”很早以前,我们对“蝉”的认知几乎为零。在人们眼里,那种在树林间飞来飞去又会唱歌的小精灵,煽动着晶莹透亮的膜翅,蠕动着鼓起的锥形腹部,发出的声音是那样的优美动听,声声入耳,令人心醉。于是,沿袭老辈人的叫法,管这种会飞能唱的小东西叫“喔嚶喳”了。

长大了之后,我才从课本上知道了“蝉”的名字,也渐渐记住了“蝉不知雪”“金蝉脱壳”“噤若寒蝉”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这些与蝉相关的成语和故事,记住了唐代诗人虞世南写《蝉》的名诗佳句:“垂缕饮清露,流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从此,小小的“喔嚶喳”,戴着诗意的光环,走进了我童年的生活,成为我记忆中的“蝉”。

调皮是孩子们的天性。夏日的山村因有了蝉的鸣唱而彰显出活力,山里的孩子们因蝉而变得兴奋起来,心中的野性就像草一般疯长,着了魔似的和同伴一起去逮“喔嚶喳”。盛夏酷暑,热浪滚滚,蝉在树间飞来飞去,我们在地上追来追去,或疾步快跑,或猫腰跟进,唯恐惊扰了那正在鸣叫的蝉。一旦有人发现了目标,便轻轻地挪动脚步,悄悄地走到树下,慢慢地爬到树上,再一个机智的伸手

飞扑,一把抓住正在“喔嚶、喔嚶”鸣叫的蝉。由于我从小笨得不会爬树,就只能站在树下观战。一看到小伙伴逮住了“喔嚶喳”,便高兴地拍手叫好,分享着大伙儿抓到蝉的快乐。

不过,更多的时候,我还是喜欢坐在门前的大树下,静静聆听蝉的低吟浅唱。“喔嚶、喔嚶,喳——”,那优美的蝉鸣,此伏彼起,或远或近,犹如一曲来至天外的长歌,驾着夏日的阵阵山风,在山野中轻轻地回荡,为寂寞的乡村送来了夏日的欢乐,让山里人的生活有了诗情之美。有时,蝉儿们也会兴致地聚在一起,在蓝天白云下吟唱,在绿林乡野间飞舞,为消夏纳凉的山里人奉献一场特殊的夏日音乐盛会。顿时间,小小的山村沸腾了,歌飞蝉舞,喧嚣如流,一蝉领唱百蝉和,一声接着一声,一浪高于一浪,一阵强似一阵。整整一个夏天,“喔嚶、喔嚶,喳——”的叫声,成了山村生活的主旋律,成了村民消夏的伴奏曲。

岁月如歌。蝉是山村的歌者,蝉是夏天的使者。蝉鸣声声,隽永绵长,伴我走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,走出了生我养我的山乡,走进了书声琅琅的校园,走向了辽阔壮美的草原,走到了卫国戍边的北疆。

生活如诗。童年的生活因蝉而充满诗意,山村的夏日因蝉而灵动悠长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我在蝉鸣声声的夏日里享受生活,我在流淌着诗意的山乡快乐成长。蝉声响起的地方,永远是我心中的诗和远方。

然而,当我走出家乡的那片山野,走进了辽阔的内蒙古草原,置身于那片广袤的塞北大漠,在茫茫的大青山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,远离了热闹喧嚣的城市,远离了绿树掩映的村庄,就很难听到蝉的鸣唱了……

天长日久,日久天长,夏日听蝉便渐渐成了我心头的一缕乡愁,一丝惆怅。要知道,在大山深处寂寞的夏

日里,我是多么渴望能够听到夏日的蝉鸣啊!

一个十年,又一个十年过去了。退休之后,我来到了杭州生活。炎热的夏日,我独步街头,听蝉鸣声声,却怎么也找不回原先的感觉。竟然发现这里的蝉声与北方大不相同,“吱、吱、吱——”,一个腔调,一韵到底,冗长无味,听起来很不舒展。再说,南方的蝉也太多了,蝉声也太大了,如雷贯耳,没完没了。此刻,让我猛然想起“知了”这个名字,这是南方人对“蝉”的别称。但,令人费解的是,怎么同一个物种,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呢?反复思忖,渐有所悟,不由记起了《晏子使楚》中的那段名言: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,叶徒相似,其实味不同。所以然者何?水土异也。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同一物种的“蝉”,之所以会在不同的地方,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,完全是由于不同的生存条件和语言环境所致。那些生在北方的蝉,其叫声就如同北方人说话一样,吐字清晰,声音洪亮,抑扬顿挫,有一种韵律之美。而南方的蝉,则在当地语言环境的影响下,其发声就如同南方人的吴侬软语,既听不懂又缺少应有的节奏感。“知了、知了”,其名自詠。想必,如同“喔嚶喳”一样,“知了”其名就是由此而来的吧!

那么,在杭州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蝉呢?蝉声又会如此之大呢?思来想去,还是那句古话:“所以然者何?水土异也。”不同的地域文化,不同的生活观念,不同的风土人情,对蝉的认知自然有所不同。在北方人心中,蝉是天上飞舞的精灵,是大自然派来的使者。而在南方人眼里,蝉是餐桌上的美味,南方地区大多有爱吃蝉蛹的习惯,形象地称之为“地猴”。然而,若要满足人们舌尖上的需求,就要有足够的蝉蛹资源作支撑。所以,在野生资源不足

的情况下,他们便开始人工孵化。孵化是一个有趣的过程。他们先是把蝉产下的卵,孵化成小小的白色蛹虫。适当的时候,再把它们撒种在田间树下的地缝里。孵化出的蛹虫钻入地下,汲取自然的精华,吸纳大地的营养,便迅速成长起来。蝉蛹长大后,趁着沉沉的夜色从地缝中钻出,悄悄趴在树干上或草丛中,这就是人们眼中的“地猴”了。“地猴”是高蛋白食品,经过烹煮后,色香味俱佳,吃起来津津有味。所以,夏日的小区之夜,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打着手电在林间树下捉“地猴”的情景,令人唏嘘不已。之后,他们便独坐家中,炸一盘地猴,盛一杯小酒,自斟自饮,悠悠哉哉,该是何等的惬意和潇洒!即便如此,那么多从地下钻出来的“地猴”,是无论如何也抓不尽吃不完的。而那些没被抓去的“地猴”们,金蝉脱壳,化蛹成蝉,栖息于城市的各个角落,便成了大自然的歌者。于是,喧闹的城市中便有了如此众多的蝉,也就有了夏日里那如雷贯耳的蝉鸣,为奋进中的杭州城献上了一曲优美动听的时代交响曲。

夏蝉虽小,浑身都是宝。其蛹美味,蝉蜕可入药。如此说来,无论是北方人眼中的“喔嚶喳”,还是南方人心里的“知了”,都是我们人类的朋友,都是我们心中的蝉。“蝉”“禅”同音,蝉心向善,其德可赞:蝉儿守土有责,既来之则安之,深深爱着生它养它的那一方山水;蝉儿知恩图报,用毕生的吟唱回报社会,为夏日里的人们增添了无尽的欢乐;蝉儿与时俱进,让热情奔放的生命之花,在夏日里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。这就是我喜欢夏日听蝉的原因,这就是我夏日听蝉的真切感受!

如此看来,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为蝉高歌一曲,或是留下一笔精彩的赞美呢?

我想,无须多言,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。

长治行吟四绝句

□ 王志清

甲辰暮春,草长絮飞,不辞千里长驱,抵达潞州,切磋唐诗,其间得隙饱览晋地奇观,偶拾以纪行焉。

即兴寄丽锋博士

倾心一见忘年亲,
杯酒论文入境新。
意气相期终聚首,
只因都是奉经人。

潞州感吟

临时动议潞州行,
为遂神交文墨情。
三日观花忙走马,
动心最是踏歌声。

过原起禅寺而未得入内

山深石塔自孤寂,
缘起禅门锁梵林。
坐看白云千古色,
声声谷鸟作唐音。

天台庵默想

天台庵院息晨钟,
一念三千万境空。
松下耽禅才片刻,
俨然脱俗御清风。